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一目錄

隱逸一

應廷吉

劉景躍

莊元辰

沈齊賢

夏汝弼

郭履隱

陳洪綬

嚴湛
張之璿

趙旬

劉應期

沈禹錫

文從簡

子枬
族人止

孫揆

高承埏

錢爾登

涂仲吉

諸永明

徐日隆

徐鑛

歐陽斌元

許令瑜

子齋

何宏仁

子嘉迪
余增遠

嘉建

葉廷秀

嘉延
董瑒

荏庵

尚友

黃大湛

弟大紅
鄧大臨

楊補

子照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一

應廷吉

應廷吉字渠臣鄞縣人天啟丁卯進士授碭山知縣史可法督師
揚州御史左光先薦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軍前爲監紀與黃日
芳陸遜之劉湘客張鏐紀允明等並事幕府一時稱得人廷吉精
天文用句股三式之學可法倚之先是丁丑計偕至宣武門見一
白雞羽毛鮮好啄距純赤重四十斤闕觀莫識廷吉慘然曰此鷩
也見則亡國癸未六月露坐陰雲驟合雷電並作有火星出聲如

爆廷吉日天元玉祿所謂電中聚火也君絕世亂此殆是乎可法
按部至淮升帳有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轉至丹墀下命占之
曰風從月德方來是本日貴人時當有貴人奉王命至者風勢飄
忽旋轉其事爲爭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二十日內當有爭鬪之
事近地則虞火災損六畜越三日城北隅火燬民舍傷一騾而月
而有土橋之變中官以朝命至悉如其占淮陰紫霄觀皂莢樹間
產物如飴色黃味美人以爲甘露廷吉日此爵飴也白者甘露黃
者爵飴所見之地期年易王時可法銳意經略河南日芳遜之輩
私謂曰閣部志勤矣於君意何如廷吉日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
垣始擊掩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天下事無可爲也意者先試之

山左乎士民翹首王師加時雨焉若旌旗旅進豪傑必有嚮應者
及高傑將行誓師祭旗忽風起纛折西洋礮無故裂廷吉知爲不
祥十月十四日登舟廷吉曰此俗稱月忌日又爲十惡大敗高帥
其不免乎明年正月傑果爲定國所戕可法議修屯政欲遣遜之
屯開歸廷吉屯邳宿廷吉曰國家故有屯軍世受業爲恆產矣安
所得閒田而屯哉且田之所穫旣入官軍有司常賦又將何出開
挑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博縣令者此面欺耳及河防
戒嚴令秦士奇沿岸築土墩駐礮廷吉曰無益也黃河沙岸其性
虛浮水至卽圯安架礮爲議乃格是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可法夜
召廷吉曰垣星失耀奈何日上將獨明可法愴然曰輔弼皆暗上

將其獨生平左兵東下福王手書至可法亟問廷吉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人能言之第謂夏至後南都多事果何所見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凶客參將發且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欬欬久之因出書示之曰君言不信猶可信則天也以軍事付廷吉越三日督諸軍赴泗州過山陽劉澤清遣人取軍器火藥餉銀廷吉不與退屯高郵 大清兵破盱眙可法還揚州立召廷吉督餉至浦口已而又令率軍回揚屯天長廷吉曰閣下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一日三調警急頻仍揚且有內變急入城坐守南門可法又令移取泗餉是夜縋城出明日城陷得免於

難

右傳溫睿臨撰

劉景躍

劉景躍字躍如西華人天啟初爲秀才顧甚厭薄之嘗入試文將就喟然歎曰劉生乃區區爲此哉擲筆出主試者曰狂生也於是狂生之名滿天下躍如爲人敏且慎晏居橫列九經十七史縱橫讀或有問某事出何書卽取其書示之應手而得在稠人中笑言竟日未嘗一語及時人賢否李太僕君實爲令一見大奇之曰躍如不在周藩聞其名禮聘之居三日去南遊楚東遊梁甫登泰山遊海又詣闕里拜孔子廟所至王公大吏皆迎致恐後躍如與談國家事慷慨流涕以爲疆場戰守諸機宜皆若數箸可了無不感動然皆不能用歸盡斥其家所有可數萬胥以與所識而自放於

山水間所親或更贈以金不問多少一日盡人皆詫之其友曰彼豈屑爲游俠下客行天下亂謀又不能達蓋不以家爲矣或具以告躍如笑弗荅也更飲酒近聲伎醉則仰天哭或磨刀霍霍曰殺賊殺賊寢夢中每大聲呼事去矣哭而醒好爲詩成則自歌之聲振林樾聞者或徘徊泣下後嘗居汴又遊江淮間返而之宋之許畱許者最久卒年四十當躍如時西華故多奇士其尤著者曰胡先生然曰理先生邕和曰萬先生宏祐曰洪先生清晝曰杜先生鉉曰王先生夢龍曰王先生鼎鎮曰吳先生中奇曰金先生闕颺曰姚先生柱石或仕或不仕皆與躍如友且皆心服躍如以爲弗及而躍如最先卒

右傳張遠覽撰

莊元辰

莊太常元辰字起貞晚字頑庵鄞人也學者稱爲漢曉先生所居在城南長沙田中長沙田在四明洞天所稱大小韭山者皆在焉居人譌韭爲皎又譌皎爲曉公之別署兩曉山樵者以此公嚴氣正性不肯隨人唯阿下筆千言亦倔強睥睨一切成崇禎丁丑進士其再試出汪文毅公馬文忠公門釋褐南太常博士入載不遷冷曹清望泊如也甲申之變公一日七至中樞史公之門促以勤王報王卽位議選科臣總憲劉公掌科章公皆舉公爲首而馬士英勢方張欲盡致朝臣出其門下遣私人來致意曰博士曷持門下刺一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也公峻拒之是時雖東林宿老如

錢侍郎謙益亦俯首稱門下於馬阮之門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

則公一人而已

按公家傳言沈行人宸荃與公皆忤士英沈由科改道而公由科抑部據南渡錄則沈公在總憲所

擬原是道非科也今改正

於是士英怒或告之曰是故劉章之私也遂傳中旨

僅授刑部主事卹刑江南公論爲之不平已而士英日橫且以阮大鍼故欲興同文之獄盡殺復社諸公公曰禍將烈矣遽出都且以板蕩詩人之意賦招歸詩十章以志感未幾月而畱都陷錢忠介之起事也諸鄉老最同心者莫如公破家輸餉初降臣謝三賓欲梗師而爲王之仁所脇不得已以餉自贖及忠介與王之仁將赴江上三賓潛招兵於翠山眾人疑之王明經家勤謂忠介曰公等竟欲西行乎何其疎也忠介驚曰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海

皆可以舟師達鹽官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晟之師儻彼乘風而渡北來擣巢列城且立潰矣非分兵畱守不可忠介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於是其推公任城守事分兵千人以屬公以四明驛爲幕府公請以家勤及林明經祚隆王明經玉書林明經時耀等參軍事忠介乃西行公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呼爲城門之軍是役也危城人岌岌賴公鎮之而三寶不敢動乃以翠山之眾迎魯王於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鄞始解嚴王召公入朝晉公吏科都給事中尋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公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

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
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
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
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
賞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禾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
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
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
以俱廢疏入報聞而已公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覩王之稅政臣
叨居科長斷不敢隨聲奉詔王不能用自是公累有封駁夫已氏
皆結內侍力阻之而馬士英又至王僉事思任等移檄拒之又廷

爭之不得公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爲於是公貽書同官林公
時對言蓊爾氣象似惟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
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若非自汙恐
必不能免舉朝其畱之而公決意去俄 大兵東下公狂走諸深
山中朝夕野哭公故美鬢眉願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
陀而又稍別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不復識忽有老婦識
之曰是非廿四郎也邪廿四郎者公小字也嘆曰吾晦迹尙未深
丁亥疽發於背勿藥謂侍者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未遲門生
林奕隆在旁曰請爲吾師作大還詞以祖道爲誦之公領之者三
而卒林公時對嘗曰吾心折同里先正得三人其一爲陳忠貞公